紅樓真夢/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四回　慶慈壽碧落會團欒　聚仙眷紅樓結因果

全書終

話說探春與李紈寶釵約定同赴太虛真境祝壽，卻因周姑爺管理京師地面，事務繁重，難於抽空。直至八月初二晚上，將諸事預先佈置了，替姑爺具折請了五天病假，又將尋夢香分與諸人，然後收拾就寢。

只覺那香氣撲了頂門，元神便已出竅，會齊了姑爺、兒女及奶子、丫環等，隨著那股香氣行去。乍若御風、又如乘霧，一會兒便瞧見前面一座白石牌坊，上書「太虛真境」

四大字，心想：他們都說的「太虛幻境」，這牌坊上分明寫著「真境」可見凡事非親眼見的不能作準。又看那兩旁還有七言對聯，是：

有盡歸無無是有；真須成假假為真。

轉過去是一座宮門，也有「福海情天」四字橫匾，又有一幅長聯，是：

厚地高天，有情人長如滿月；

方壺員嶠，無邊景總占芳春。

探春初次來此，以為這就是赤霞宮了。走進二層門內，只見兩旁配殿還有許多匾額，約略看了幾處，是「鍾情司」、「種福司」、朝歡司」、「暮樂司」、「春酣司」、「秋暢司」。心想，赤霞宮裡沒聽說有這許多司，這裡又一無設備，只怕是走錯了。

正要尋人問問，剛好迎面遇見一人，卻是司棋。一見探春，忙道：「三姑娘想必是到赤霞宮拜壽的，跟我來罷。」探春道：

「司棋姐姐，你也住在赤霞宮麼？」司棋道：「林奶奶派我看守絳珠宮，此刻奉二爺之命，來請他們眾位仙女。」探春夫婦和兒女等隨他走過兩道白石長街，又見一個朱戶金釘的宮府大門，上用五色鮮花結成了彩牌樓。從大門走進，一路全是宮錦搭成的彩棚，上頭還紮著各色翎毛花朵，珠燈的礫，彩帨繽紛，棚下幾棵兩三丈高的大石榴樹，有紅黃瑪瑙諸色，正開得花山子似的。遠遠聽去，似有笙簫鼓樂之聲，大殿上絳燭如椽，篆煙繚繞，屏開孔翠，茵設芙蓉。又進了一層院宇，中間亭廈及四面抄手游廊，都掛著雕竹、料絲、堆紗、畫絹各燈，流光泛彩，四照通明。司棋指那上房道：「老太爺、老太太就住在這裡。」探春道：「老太爺幾時來的？」司棋道：「前兒寶二爺去接了來的。」說著，便引探春走進上屋，回道：「三姑爺、三姑娘來了。」

此時寶玉正和寶釵黛玉陪著代善老夫婦閒談，因代善於諸孫中偏愛寶玉，留他們夫婦在此陪侍。賈母見探春夫婦來了，含笑道：「我說三丫頭不會不來的。倒是姑爺把公事擱下，大遠的來了，真過意不去。」探春道：「別管忙不忙，都是應該的。」賈母道：「先見見你爺爺。」探春夫婦即上前，先向代善拜了，然後拜見賈母，又叫奶子領著哥兒、姐兒都拜了。又問寶玉道：「聽說老爺、太太先來了，住在那兒哪？」寶玉道：

「住在新蓋的別墅。從園子裡過去，還有一段路呢，妹夫和三妹妹明天再上去罷。」

代善打量了周姑爺一回，說道：「姑爺氣格騰上，將來功名定在老夫之上。」周姑爺只有謙遜。代善又差別及家世，盛贊周瓊平寇功績。賈母與探春多時不見，瞅著探春道：「三丫頭到底操心，也改了樣兒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新近吃了二哥哥的丹藥，比先好得多哪，頭髮有幾根白了的都變黑了。」又談了好一會，賈母笑向寶玉道：「你替三妹妹蓋的房子，領他們去瞧瞧合適不合適？」

於是，寶玉同釵黛引探春夫婦，一路至鏡春閣。那裡梨花最多，遠看著似有月光。

進至室內，見書畫陳設件件精緻。黛玉道：「這全是你二哥哥佈置的，忙了兩個多月呢，你看比秋爽齋如何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們能住幾天呢？何必這麼費事。」寶玉道：「將來總要到這裡來的，也是一個退步。」探春道：「有這所房子，往後我倒要常來玩玩。若是晚上來了，住一半天回去，也耽誤不了什麼事。」周姑爺道：「二哥厚意可感。我來到這裡，一切功名富貴都看輕了，若能長此托居，真是清福。」寶玉道：「三妹夫、你正要替朝廷出力，並且上有老親，不可就存此念。該什麼時候來、什麼時候去，都是數定的。」探春道：「聽說二姐夫也來了，他和二姐姐見面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那有這麼便宜？等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咱們再想法子替二姐姐出氣。看他真悔過了，才許他們見面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這種人，叫他多受點折

磨也是該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外甥們真乖，到這裡一點也不鬧。」探春道：「這是生地方，在家裡那有這麼老實？」又談了一會，見夜色已深，便說道：「你們明兒還有事呢，別把我們當客待，早點歇歇去罷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們走這麼遠路，也累了，明天再談罷。」便和寶玉寶釵同回留春院去。次日正是八月初三，賈母花甲再周之日。此處沒有那些親王、駙馬、公侯、世爵，就省了許多排場。一大早。警幻仙姑先來拜壽，送的禮無非是霞漿、雲錦、火棗、冰桃。寶黛等周旋一番，領他見過賈母，然後親送至護春堂坐席。

正忙著，又報元妃駕到。原來，元妃頭一天頒來壽禮，是利嘛壽佛一尊、碧玉如意一柄、九仙萬年藤杖一枝、珍珠數珠一盤。給賈代善的，也是照樣一份，這如意是白玉的，數珠是珊瑚的。因聽說賈政、王夫人都來了，急於一見，又趕著親臨上壽，寶玉等擋不住，只得請進。元妃先傳諭概免國禮，賈代善等迎至上房，元妃欲行家禮，也連忙攔住。賈母讓元妃上坐，便在炕旁圈椅上坐下。先問代善豐都兩府的情形，又問賈母身體及近來家事。賈母正說到賈政前番病狀，剛好賈政、王夫人從夢蝶山莊過來，聞知元妃駕臨，即進上屋相見。先謝元妃賜丹，元妃略問近日起居，知賈政清健勝前，甚為欣慰。又聞寶玉奏稱，賈政所居別墅是仿著西山夢蝶山莊，結構佈置巨細畢肖，因笑道：「這倒有趣得很，改天我要到那邊瞧瞧，只當往西山去一趟。今兒客多，你們也沒工夫哪。」少時，賈赦、邢夫人和賈珠、賈璉、賈蘭、賈蕙、賈權夫婦，都上來給元妃請安。元妃笑對鳳姐道：「這兩天鳳姐姐可受累了。」又向李紈道：「大嫂子，你看到孫子都點了翰林，這福氣比老太太還大呢。」其餘諸人，也各自問了幾句話。又因蘭蕙二人是天子近臣，問些近時朝政及聖躬修養，賈蘭奏道：

「皇上服了寶二叔進的仙丹，聖躬比先增健，傳聞後宮懿貴人已有徵蘭之信。」元

妃聽了，不覺喜形於色。又問賈蕙從前冊封越裳之事，賈蕙奏陳大概，元妃稱歎。賈母道：「蕙兒還承襲娘娘的侯爵呢。」元妃道：「聖恩太厚了。若論歷朝制度，原該如此。從前我備位宮廷，看著老爺在部裡老當司官，想起來很難過的。」又道：「今兒難得這們齊全，把一家子都請來了，只短東府裡幾個人。」寶玉道：「本來都要請的。珍大哥、蓉哥兒都在范陽，大嫂子看著兩邊的家呢。」正說著，迎春等各姐妹上來，元妃各談數語，對探春深致獎勵。又向惜春道：

「四妹妹，你那陳情表我最佩服，多半是看我受罪，看怕了罷？」惜春也不便承認，只說道：「我那有娘娘的造化呢？」元妃又和賈母、王夫人略談，見天已近午，便起駕回宮。

隨後，又是太虛真境眾仙女，陸續來了好幾起，都要見賈代善夫婦。寶黛等推卻不得，一起一起的陪進來見了。賈夫人從絳珠宮過來，見此情形，勸賈母道：「老太太親自待客也太累了，還是早些到小瓊華去罷。有些必得見的，他們帶過去見見，也不至得罪人。」賈母道：「老太爺一個人坐著，怪悶的，也一起去罷。」鳳姐先去招呼了轎子，請代善賈母上轎，坐至含暉閣換船，自己和鴛鴦翡翠諸人在船頭坐著，一路緩緩撐去。

代善看那兩岸：紅桃綠柳景似初春，卻夾著幾棵桂花芙蓉，池中荷花，又盛開未謝，笑向賈母道：「這裡的花敢則是不按時候亂開的，你看那岸上紅紅綠綠，那像是秋景呢？」賈母笑道：「你枉做了老祖宗，還是頭一回開眼。這裡的氣候和別處不同，是花兒都是四時不斷的。可是應節當令的花兒，到底比別的花豐盛。」代善留神細看，果然不錯，又笑道：「豈止這個，家裡的大觀園你們都玩夠了，我還沒見過呢。」鳳姐在船頭，見一隻大船從旁開過去，坐的是賈赦、賈政、林如海和珠璉蘭蕙諸人，緊跟著又是一隻船，全載的女眷，都開往小瓊華，轉瞬間越開越遠、便瞧不見了。笑向鴛鴦道：「他們後走的，倒先到了。」鴛鴦道：「林奶奶吩咐，是老太爺、老太太坐，要撐得穩點，他們就儘量的慢了。」又撐了許久，方到小瓊華。遙見閣上各色宮燈及鮮花紮成的彩色，非常絢麗，倒影照水，如多少道彩虹。

一時靠了船，賈赦、賈政、林如海、邢夫人、王夫人、賈夫人和小夫婦們，都在岸旁迎接，珠璉二人上前攙著賈代善，鳳姐鴛鴦攙著賈母，眾人圍隨登閣。只見台階上一對一對的高檠大燭，直點到閣子裡。進了閣子，更是珠簾繡幕、金毯花茵，處處輝煌奪目。那戲場上正在響台，台下正中，設了兩把錦披繡墊的圈椅，大家請代善和賈母坐下。李紈鳳姐又請賈赦、賈政、林如海夫婦各就坐，餘人尚都站著，賈母吩咐「你們只管坐

下。」說了兩遍，也有坐下的，也有仍舊站著的。一會兒，姑爺、姑奶奶和哥兒、姐兒們也都來了，還有一群丫環們，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前後跟隨。那些小孩們，唧唧呱呱、吵吵跳跳的鬧成一片，賈母並不嫌鬧，倒說有趣。芳官藕官上來請點戲，賈代善點了一出《罵曹》，賈母點了一出《瑤台》，賈赦、賈政、林如海等都不肯點，以下就隨便唱了。

寶玉和寶釵黛玉此時在壽堂上待客，柳湘蓮、薛蟠、林成璧、秦鍾夫婦也都在那裡幫著照料。尤三姐、香菱等輪流陪眾仙女，送往護春堂、結霞山館兩處，由晴雯、紫鵑、麝月、金釧兒款待入席，迎來送往，十分忙碌。那兩處也各有一班女樂，演唱新鮮吉慶的戲文。直到日影偏西，眾仙女的席都開過了，漸漸散盡，他們一幫人才坐了船，都到涵萬閣來。

鳳姐見人齊了，請賈代善、賈母等至廊子上散坐，看看風景。正值霞錦烘紅，山屏凝紫，水光花影，分外清妍，大家都覺得賞心悅目。賈政、林如海陪著代善閒談，賈母卻和探惜姐妹談些別後情事。等一會席擺齊了，重新進來，見閣內又換了一個樣子。全擺的是小月亮桌，桌上各有爐瓶陳設及烏銀自斟壺、七寶匡盒。這回安席也與往常不同，賈代善、賈母坐了首席，其次是林如海、賈夫人的席，左右兩席，賈赦、邢夫人在左，賈政、王夫人在右。底下便是姑爺、姑奶奶，孫紹祖、迎春坐了一席，周姑爺、探春坐了一席。接著又是親友的席，林成璧、史湘雲、柳湘蓮、尤三姐、薛蟠、甄香菱、秦鍾、智能，也是每對夫婦各坐一席。巧姐夫婦因輩分較低，只坐在親友之下。這以下才是家裡晚輩，賈珠、李紈二人坐了一席，賈璉、鳳姐、尤二姐、平兒四人坐了一席，寶玉、寶釵、黛玉三人坐了一席，寶釵要讓黛玉上坐，黛玉盡讓寶釵，還是鳳姐調停，仍舊敘齒，寶釵居左。賈琮、趙氏、賈蘭、梅氏、賈蕙、蘭香、賈權、楊氏，也各坐了一席。再往下方是哥兒、姐兒的席，大大小小也湊了三席。惜春吃素，卻和妙玉另坐。此時笙歌合奏，珠翠滿前，襯著各席上長壽富貴的時花盆景，又■著龍麝合制的壽字宮香，真是一片寶香瑞氣。

大家一面說笑著，一面聽戲。席間上了兩道大菜，寶玉執壺，寶釵捧盤，黛玉把盞，從賈代善、賈母起，每人敬了一杯酒，一直敬到賈璉席上。鳳姐喝了酒，向迎春坐處一努嘴道：

「你們瞧，比戲還好看哪。」黛玉看去，見孫紹祖坐在那裡躊躇不安，口中期期艾艾要向迎春說話，又不敢說，迎春只繃著臉不理他。寶玉也瞧見了，笑道：「叫他坐坐

蠟也好。」探春怕迎春面上過不去，笑道：「鳳姐姐只管喝酒，管人家閒事做什麼？只不要耍刀弄杖的，叫老太太操心就得啦。」賈蘭席上，另由賈蕙夫婦敬了酒，大家歸座。

看那戲台上，正演到《仙圓》，一位老生唱道：

做神仙半是齊天福人，在海山深，躲脫了我這閒身。恁掀開肉吊窗，蘸破了花營運，賣花聲喚起迷魂。眼見桃花又一春，人世上行眠立盹。

賈政聽了，笑對王夫人道：「我早就把世間事看淡了，只不懂得往神仙路上走，如今才算明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不到了鬼門關，那會醒悟？世間修仙成了的，本就不易，你只靠著兒子的封誥，做個現成神仙，這是多麼便宜的事！可是我三番五次說出天書來，你也不信，白碰你多少釘子，好不冤枉！」賈政聽得也笑了，賈赦全聽不懂，只和林如海照杯斗酒。

一時台上又換了一出《定都》，原來是漢光武平定朱鮪定鼎洛陽的故事。那四個黃袍的太監，引著光武帝冕旒龍衮上來，坐在龍樓上，先唱了一段，隨後文武各官齊來朝拜。扮光武帝的又唱道：

剪赤眉，定銅馬，策中興，望風光紫氣長陵。那靈台早報了薇垣炳，虎將掃弧影狼星，可喜的都京奠重安九廟靈，河洛間綏靖氛平。頒封賞，誓帶礪，朕與諸卿。念藐躬敢貪天幸，是祖宗默佑精誠。

賈代善抹抹鬍子，對林如海道：「漢家的大業，全誤在賊王莽，欺瞞太后是老寡婦，任他播弄。先要做假皇帝，又要做真皇帝，終歸惹火燒身，連自己也葬送在裡頭。他若是一心扶漢、不想篡位，豈不是伊周之業？可憐到了光武手裡，憑空再造，可就費了大事了。」如海道：「天下事都是如此。那年珍大爺、周統制把襄南的亂事平了下來，也顯不出多大的功績。

若不仗著他們，只憑那些小爺們胡搞，只怕就完了。再想出個漢光武，哪有那麼容易？」

這出演完了，接著演《汾陽慶壽》，郭汾陽王和王夫人高坐在上，那七子八婿也是一對一對的向前上壽，各人唱了一段。

頭一段是國公爺郭曜夫婦，男的蟬冕蟒衣，女的是鳳冠鸞帔，合唱道：

華筵金燼，春照芳醑，高堂眉壽。天注就勛華鐵券，人羨煞笙歌紅袖。最喜今朝弧帨舉，綠野花開如繡。願歲歲增齡，花下萊舞，常斟春酒。

一對唱完了，又是一對上來，接連好幾對都唱了。那附馬爺郭暖和公主合唱的是：

珠館春柔，瑤階晝永，堂前蠟花紅透。攜手蘭閨，宮樣畫眉尚羞。惟願取帶礪盟堅，還似儂天長地久。酌春酒，看到花下金衣，共祝眉壽。

賈蘭一面看著，笑道：「人是要立志的。那汾陽王在酒樓上悲歌慷慨，只憑一念忠憤，要想收拾乾坤，當時也未必有什麼把握，到底被他做到了，功高爵顯，享到這般全福。」賈蕙道：「我們祖上榮寧兩公創功立業，也和汾陽王一樣。如今又有珍大爺出來平定匪氛、重恢祖烈。怎麼唐室末年，那汾陽子孫東逃西散，就沒一個人出來匡救呢？」賈蘭歎道：「凡是功臣子孫，那個不想做珍大爺？也有做得成的，也有做不成的，這裡頭就有命有數了。焉知當日汾陽子孫沒有出來勤王衛主的？也許他的事業沒做成，史書上也說不到，就沒人知道了。」

接下去又演了兩出燈戲。

那天賈代善、賈母都甚高興，一直聽到夜深。賈赦賈政雖然睡早覺的，也只可陪著，林如海夫婦到底做了多年神道，到晚上精神更好，只賈珠冷靜慣了，賈璉更怕拘束，不免到廊子外走走散散。

到了歌闌人散，寶玉和釵黛回至留春院，看看表，已在丑末寅初。那些侍女們看屋子的支持不住、都在打盹，大家乏了，忙即收拾安歇。次日起來，賈母、王夫人各處都要請安，又要到邢夫人處打個花胡哨，又得去見元妃及警幻等各處道謝，回來又須歸著房間、檢收器皿，直忙了三四天方罷。

周姑爺和探春因地面職務繁要，不能久留，首先便要回去。

賈赦當的儀鸞使，隨時扈駕，必須列班，也要早回。賈母知道他們有事，自不便留，

第二天就走了。賈蘭賈蕙夫婦，本要候賈政、王夫人同走。那天至賈政處請安，趁便問幾時家去，賈政道：「這裡住著也和家裡一樣，難得見著了老太爺、老太太，我還想多侍奉幾天，你們先回去罷。」蘭蕙二人雖依戀庭闈，卻算到假期將滿，朝廷制度，是不能錯一點的，只可趕著料理帶眷同去。到臨走時都依依難捨，蘭香本和黛玉有特別緣分，好容易才見著了，如何忍得分離？不免牽衣掩淚。賈蕙更淚流不止，寶玉黛玉安慰他道：「你幾時想來，就好來的，我們也可以家去瞧瞧，這比到遠省做官還方便得多，有什麼捨不得的？」黛玉又撫慰蘭香，說了許多好話，方才將淚止住。薛蟠因有神策府要差、賈璉因不日要辦引見，也與蘭蕙結伴同走。只湘雲惜春是閒人，李紈因賈珠在此、賈母留他們多住幾天，只可住下。

這回全家聚會，熱鬧了一大陣，生辣辣的又要走開，走了的固不免徘徊增戀，就是住在這裡的，也頓覺冷清。寶釵乍離開蕙哥兒，心中更為惦念。又想到他們才學當家，不知如何過法，著實放心不下。每日到賈母、王夫人上頭，仍舊有說有笑，回至留春院，有時停軫凝思，有時支頤呆坐，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。黛玉暗地窺透，笑道：「姐姐捨不得蕙兒，這也值得牽腸掛肚？儘管家去瞧瞧好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沒回去，我怎麼好走呢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回去就要來的，這也沒有什麼關係，可是得過了後兒再走。」寶釵問是為何，黛玉道：「後兒他要請客呢。」寶釵估量著必是請賈代善、賈母諸人家宴，也不甚在意。到了那天，見寶玉並沒有什麼舉動，鳳姐諸人亦未提起，才有些懷疑。背地裡悄問黛玉，黛玉只是笑，說道：「姐姐回來就知道了。」

及至傍晚，釵黛二人同從賈母處回來，一進屋，見屋內佈置頓然改觀。瓶裡插上花兒，爐裡也添上香，几案上還添了許多擺設。最動目的，是正間裡多了一架寶檀鑲玉的圍屏。寶釵忙向前細看，那圍屏雕刻精巧、嵌著畫幅。中間一幅較寬，畫著一棵玉樹，樹下有粉、白兩叢牡丹，一個人坐在牡丹花旁、太湖石上，面寵神氣宛然是寶玉，那後面斜靠斑竹欄杆，站著兩個美人：一個銀紅衣裳的，神似黛玉；那一個穿蔥白衣裳的，不是自己是誰？心想：這是找誰畫的？就是四丫頭，也不能畫到如此工細。再看正幅之外，左右各嵌六幅，也畫的是工筆花卉人物。第一幅是芙蓉花，一個美人在花底下站著，手拈一枝芙蓉，當然是晴雯了。第二幅畫的是素心蠟梅，一個美人靠在梅樹上，只露個半身卻是紫鵑。第三幅畫的正紅山茶花，一個人折花簪鬢，正似麝月。第四幅畫的蓮花，那畫船上彩蓮的人，頗似金釧兒。底下八幅，畫鶯兒的是海棠花，畫秋紋的是秋葵花，畫碧痕的是綠萼梅，畫春燕的是杏花，畫四兒的是鸞枝花，畫五兒的是白碧桃，畫芳官的是玫瑰花，畫藕官的是水仙。每幅俱有圓夢仙姑的小印，卻並無題識。

正在賞玩，寶玉走進來，和晴雯麝月等忙著布筵設席，一面笑對寶釵道：「姐姐，你看這玩意兒好不好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剛才看了半天了。這圓夢仙姑是誰？不但比詹子亮人物畫得好，就是從費曉、樓玉壺，也未必趕得上他。」寶玉道：「也是這裡的仙女，我托警幻姐姐轉求他，費了大半年的工夫才畫了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為什麼不題上幾句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不能叫外人題的。我筆下不如你們，留著你們題罷。」一時席已擺上，寶玉親自挨座送酒，從寶釵黛玉起，直送至芳官藕官。

大家都道：「這還鬧什麼官派？」寶玉一笑，便在釵黛中間坐下，笑向眾人道：「咱們這屋裡的人，今兒算是全了，各人都經過一番悲歡離合，也應該慶賀慶賀。」說著，便舉杯勸眾人同飲。寶玉先乾了，大家也各自喝盡。黛玉不得已，也喝了半杯。剛上兩道菜，寶玉又要行令，猜枚、射覆，鬧了一陣。黛玉笑道：「這樣鬧法，我可坐不住了，來個文靜的罷。」晴雯道：「二爺新做的占美人名的令籌，今兒正好玩玩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依卿所奏。」即向花簾子上取過一個象牙小筒，內放許多牙籌。黛玉寶釵取出幾根來看，一面刻的是古來美人，一面是詞句並各種飲例。大家都說有趣，當下說定由寶釵起令。

寶釵抽了一根，刻的美人是薛靈芸，那面詞句是「問何因玉筋惹春紅」，注「善啼者飲，濃妝者飲。」笑道：「這『善啼』的，除了林妹妹還有誰？」黛玉「嗤」的一聲笑道：「還有拿眼淚醫棒瘡的呢。」寶玉將黛玉門杯斟上，又分了半杯自飲，黛玉只得勉強喝了。晴雯道：「這籌上還有濃妝的呢。」看了看只金釧兒胭脂最紅，就灌了他一杯。黛玉笑道：「我也來試試，看有什麼好玩的。」抽出來一看，是綠珠，那詞句是「怕花枝側墜沒人扶」，注明「坐席不穩者飲」。剛好麝月搶看那根籌，沒有坐穩，連人帶椅子翻了。寶玉忙問摔著沒有，麝月瞅了他一眼，金釧兒笑道：「這可是你自找的！」迫著麝月把門杯乾了。紫鵑對晴雯道：「這得看你的啦。」晴雯把牙筒搖一搖，抽出一根，是花木蘭，那詞句是「看渠妝束似男兒「，注「男裝者飲」。大家都說：「這沒有第二個了。」齊來強叫寶玉喝，寶玉道：「我喝，可得叫芳官陪著我。」芳官道：「我又沒穿男裝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忘了？那回在怡紅院扮一個小子，他們還說和我像雙生弟兄。」芳官道：「若這麼說，藕官常扮小生，也得喝才公道。」於是寶玉和芳藕二人同喝了。芳官道：「這該誰了？」寶玉手指著紫鵑，紫鵑抽出一根，是吳絳仙，詞句是「端的是掃眉才子」，注「知書者飲，眉長者飲」。大家算了算，寶玉和釵黛都算知書，各勸了一杯，黛玉卻只半喝半灑。麝月道：「鶯兒也會寫字。」晴雯道：「金釧兒還會念詞呢。」金釧兒道：「你這狗咬呂洞賓，人家是替誰念的？也不想想！」晴雯不管，捉住他們二人也喝了。又看各人的眉，只春燕畫得最長，又走過去揪住他的耳朵，叫四

兒拿一杯酒灌他，倒灑了一半在桌子上。金釧兒對麝月道：「該你啦，還裝傻呢。」麝月忙抽出籌來，大家看是甘後，詞句是「可羨你冰肌生就玉無瑕」，注「肌白者飲」。眾人互相推說，無從評斷。寶玉道：「讓我令官來斷。」向各人都細看一番，還得數寶釵最白，笑道：「我來敬姐姐一杯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斷的不公平，我就不服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令官說的還有錯麼？姐姐喝了罷。」說著，便拿酒杯送到寶釵唇邊，寶釵只得飲盡。底下該著金釧兒抽，抽的是趙合德，那詞句是「恁非蘭非麝也馨香」，注「肌香者飲」。寶釵笑道：「這酒令倒跟姐姐有緣，服冷香丸的還有第二個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冷香丸人人能服，那裡算得？若說真香，除非是黛山林子洞的香芋。」晴雯道：「這個我們可不敢插嘴，還是請令官評定罷。」寶玉將酒勻成兩個半杯，勸釵黛二人各飲了一點。金釧兒將令筒遞與鶯兒，鶯兒抽出一根，看是袁寶兒，背面也有詞句是「似這般宜嗔宜喜的春風面」，注「含笑者飲」。當下將籌擱在手中不給人看，卻暗地偷看何人先笑。芳官被他瞅了又瞅，不由得「撲嗤」一笑，鶯兒將籌放下道：「這可拿著了。」斟上酒，便要灌芳官。芳官笑道：「通共一杯酒，算得什麼？還用灌麼？「端起來一口就喝乾了。秋紋接著抽了一根西施，詞句是「一寸春山禁得幾多愁」，注「善顰者飲」。大家都道：「這可沒有別人。」都來勸黛玉飲。黛玉喝了一口，大家不依，又喝了一大口方罷。碧痕道：「我來抽個有趣的。」抽出一看，是花蕊夫人，詞句是「算三生原是並頭枝」，注「同貌、同名者飲「。寶玉細算，座中沒有同名，只自己與釵黛二人各同一字，四兒五兒和鶯兒、芳官和藕官也算同一個字，那同貌的只有晴雯與五兒。因笑道：「這一來可真熱鬧了。」正要挨名勸飲，侍女們進來回道：「警幻仙姑宣旨來了，請二位奶奶接旨。」寶釵黛玉忙命人在正殿上擺了香案，一面更換衣服，同出迎接。在香案前跪下，只聽警幻念道：

昊天上帝敕曰：咨爾林、賢而有容，曰甘讓厥嫡：亦惟辭，爾賢，敦爾節，宏乃義行。朕用嘉哉！今俾爾同居，如古英皇，毋有疑忌。並賚爾薛，亦錫爾真妃。惟永諧，以承朕之休命。

釵黛聽罷，隨即九拜謝恩。黛玉邀警幻進耳房坐下，警幻向釵黛道賀，釵黛又向他深致感謝。警幻道：「賢妹何須客氣？改日閒了，在你們園子裡領教幾出新戲，就當吃你們的喜酒罷。」又對寶釵周旋一番，說道：「往後若能在這裡多住住，我們親近的日子正長呢。」少坐一會，便興辭而去。釵黛二人回至上房，將此事回明賈明。賈母素來愛重寶釵，也深喜黛玉能知大體，說道：「難得你們兩個彼此都有個盡讓，更難得玉帝這般成全，這真是寶玉的福氣。」寶釵黛玉陪著賈母說了一回話，又同至夢蝶山莊，面回王夫人。王夫人更替寶釵歡喜，說道：「你們一個教子成名，一個佐夫盡孝，原該這

樣才是。」隨後釵黛二人同回留春院。寶釵道：「妹妹，你未免小題大做，這點事何必上瀆天庭呢？」黛玉道：「若不是這麼著，姐姐心裡總有點委屈罷？」寶玉料知警幻宣旨必為此事而來，卻不料寶釵也錫封真妃，更是意外之喜。

那晚上又重整殘筵，一面飲酒，一面聽曲。芳官藕官各唱了好幾支曲子。寶玉又要晴鵑麝釧諸人唱些小曲，他們先都不肯，禁不得寶玉再三央及，又多喝了幾杯酒，蓋住臉，彈的彈唱的唱，都忘了羞臊。連寶釵黛玉灑落歡場，也不免爛漫忘形，各自唱了幾段崑曲。不知鬧到什麼時候方睡。次日寶玉一覺醒來，找自己的衣裳，都卷在被窩堆裡，幾乎尋不著。及至起來，宿醒未消，尚有些頭暈。洗了臉，便歪在靠窗躺椅上，看寶釵黛玉梳頭。侍女回道：「甄士隱來拜，在外頭坐候多時了。」寶玉點點頭，只懶懶的歪著，釵黛等催了兩遍，方才出去相見。

原來士隱來看香菱，因香菱寄居在此，未免打攪。談次，慇懃至謝。寶玉道：「叨屬至親，分所當然，何勞齒及？只惜家表兄剛剛回去，若早兩天，正可在此晤面。」士隱又詳問寶玉近狀及賈府情況，寶玉都詳細告訴與他。士隱道：「寶公琴瑟雙諧、姬姜列屋，可謂占盡仙福。卻被那曹雪芹做了一部《石頭記》專說你從前之事，倒惹得許多人替你傷心落淚。還有一班癡人，要想替你們補償缺憾，任意編造，滿紙謠言，更弄得驢頭不對馬嘴。有什麼人能將這番真事補記出來，完成一部傳信的書哪？」寶玉道：「此事倒無須他們費心，我自己將出家得道以來經過情事，都記下了，等我拿出來請教。」說著，便回至留春院，從博古簾子上取下兩套錦函，命侍女捧出、交與士隱。

士隱大略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書上所記的和寶公剛才所說的，都沒有一句不對，只書上還沒有歸結，究竟收場是怎麼樣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還沒到那個時候，如何能預先記下？但是我也略有前知：如今國運中興，我們榮寧兩府的家運也方興未艾。將來，文的是獎弟兄輔弼，武的是父子節旄。翊贊明廷，奠安海宇，這也是定然的天數。」士隱沉思良久，笑道：「目下蘭蕙二公迴翔禁近，珍公正在開府建旄，寶公所說的，莫非就指的他們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天機深秘，未便明說。即煩老姻翁將此書傳與世間，以補前書之闕罷了。」士隱尚欲再問，又有侍女回寶玉道：「姑老爺過來了。」知他翁婿必有深談，自己久坐不便，因將書籠在袖中，興辭而出。

後來交與賈雨村，展轉到顧雪蘋手裡，便是此書。

只可憐那顧雪蘋，看得此書非常有趣。從春天園花盛開的時候就伏案抄起，直到深

冬冰雪封地，尚沒有抄完。每日晝光接著夜光，兩眼漸漸昏，又累成了一種胃病。卻因此書有補天關係，無論胃病到什麼地步，總捨不得不抄。偏那書中所記的事情，與顧雪蘋本身所經歷的，沒有一件不是相反，因此每抄到極熱鬧的段落，倒掉下了許多眼淚，那眼淚沾在筆墨裡，也就分不清了。

此時顧雪蘋已是望六之年，精神不及，生怕抄的尚有錯處，要想尋那賈雨村對證對證。無奈賈雨村做的尚書府尹，那些官久已裁了，衙門也都改了。問那賈雨村的蹤跡，簡直沒人知曉。

又想到湖州原籍去尋他，偏偏道路梗阻。聽人說有個老部曹做御史的，名叫賈璜，彷彿是前書上所說金榮的姐夫，和東府賈珍頗為靠近，或許知道些榮寧兩府之事。及至各處打聽，那賈璜久已不在，究竟他是否金陵賈氏一家，也說不准。又有人說，你不知道鼎鼎大名的賈中堂麼？那就是寶玉之孫、賈蕙之長子、小名叫楨哥兒的。剛好手邊有一部舊《紳》，翻開一看，果然頭兩篇內閣大學士裡，就有個賈楨。忙又各處詢問，那知楨歌兒的中堂也乾膩啦，跟著他爺爺到太虛真境納福去了。沒法子，只可就將手抄的這部書，供給二三同志，茶餘酒後作一種消遣。書上說是寶玉親自記下來的，咱們就信他是寶玉親自記下來的罷咧。

這天，顧雪蘋正在他先人文靖公祠堂旁邊三間小收房裡靜坐。瞧著牆上掛的上賞御筆松雲直幅，心中暗想：這畫裡景致，和大荒山青埂峰的鬆石倒有些相似，不禁遐思。忽然有一個空空道人來訪，要借此書看看。顧雪蘋給他看了，空空道人道：

「我那回走過青埂峰，見那塊補天靈石上有好些字跡，當時都抄下了。昨兒又從那裡走過，見那石頭背面，又添得字跡甚多，和這書上所說的，十有八九都對得上，那上頭還有『石頭補記『四個大字。可惜渺渺真人催我同去雲遊，匆促間沒得將字跡抄下。如今借你此書拿去一對如何？」

顧雪蘋抱著此書正沒有辦法，忽然找出這部《紅樓真夢》的娘家，又知他別名叫做《石頭補記》，不覺狂喜。當下哈哈一笑，便將此書交與空空道人去了。正是：

悟到回頭處，歡娛即涕洟；

強持真作夢，莫謂夢為癡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